

有阴晴圆缺
有悲欢离合
记生活百味
看人间烟火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
@163.com
请在主题中标
注“生活札
记”。



潍坊晚报

2025年2月19日 星期三

值班主任：陈晨 编辑：常元慧 美编：许茗蕾 校对：王明才

当父母老成我们的孩子

□杨立森

妻坐在床上，拿着针细细缝着袄片，里面是今年新弹的绒子，一层层压好，雪白雪白。她手上戴着顶针，飞针走线间，针不时在头上划一下。明媚的阳光透过玻璃洒在她身上，也洒满整个床面，很温暖。岳母在旁边瞧，不时笑着说：“很能呢！能做袄了。”

妻在为岳母做新棉袄，岳母的眼睛已经看不清针孔，没法引线。妻一边做着袄，一边与岳母说着话，唠着老家的事。娘俩不停地说，不时地笑，就那么一个上午，一个下午，一件新棉袄就做成了。岳母穿上身，眼角眉梢都是喜悦。

岳母生病，来城里住院，出院后就住在了我们家。其实岳母也没啥大病，就是睡眠不好，有时头晕。原本医生也开了几服药，可喝了没见多大效果，不得已只好进城住院打针。

后来，妻发现岳母喝的药与医院打的针几乎相同，于是就起了疑，经一查才知，是岳母嫌药苦，偷偷藏了，根本没喝。妻大怒，对着岳母吼，岳母则像个犯错的孩子，低声说那药难喝。这一幕很像我们小时候，父母为了让我们喝药，又是夸我们勇敢，又是吓唬，或是用糖水冲服。总之，岳母说那药她就是不喝，我也是见识了岳母的执拗。

果然，父母往往拿孩子没招儿，反之亦然。

岳母眼神不好，吃饭时往往会将汤水洒在衣服前襟上，妻就拿了个围裙给她系上。有时吃饭米粒掉到地上，岳母会用脚踩一下，妻也会批评两句。

我越来越觉得父母老成了我们小时候的样子。

现在我母亲常常给我打来电话，问我某件事该怎么处理，问哪些食物有益健康。母亲甚至将我的话奉为圭臬，别人的话都不信。这也像我们小时候，父母就是我们眼中的天。

有一晚，父亲忽然在家中晕倒，当我们极速赶到母亲家中时，母亲已然吓得六神无主，我们的到来让她镇静下来。救护车快速将父亲送到了医院。医生给出了多项选择，母亲只是望着我，问我怎么办？我知道那时的母亲已没有了任何主意，她就像一个无助的孩子，我知道自己当时的决定就关乎父亲的生死。所幸，我们的决定留住了父亲，十几天后出院时，母亲感激地说：“没有你们，你爸可能就走了。”

我常常想，在我们的成长道路上，父母是否也曾数次面临这样的艰难抉择，他们需要过我们的感激吗？

父母老了，老得走路都成了难题，老得过马路都开始害怕；父母老了，老得眼睛已看不清针孔，老得眼睛已看不清药的用量，老得喝药时开始跟你玩捉迷藏；父母老了，老得生病自己去不了医院，拿不定主意。甚至，父母老得已不再认识自己的儿女……

幸好还有，还有我们——他们的孩子，我们可以为他们挡风遮雨，可以为他们消除不安，可以领着他们过马路，可以告诉他们药该吃什么。

当父母老成了我们的孩子，我们就成了他们的高山。

挂在耳朵上的书

□张军霞

前几天，我带女儿回外婆家。吃过午饭，大人们闲坐聊天，女儿感觉有些无聊，就开始用电话手表听故事，听到关键的地方，她几乎把手表贴在耳朵上一动也不动，神情特别专注。外婆听说女儿在听故事，笑着说：“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这孩子是把书挂在耳朵上了！”

这个风趣的比喻瞬间勾起了我的回忆。小时候，因为外婆的家距离学校比较近，我经常放学后赖在她家里不走。我上小学三年级时，舅舅给外婆买了一台收音机，那时正流行听刘兰芳的评书《岳飞传》，我也爱听。因为每天中午播出评书的时间与放学的时间接近，所以只要下课铃声一响，我就飞速冲出校园去外婆家听《岳飞传》。外婆跟我一样喜欢听评书，中午我跑回去时，她一般会在厨房里做饭，收音机就放在厨房的小木桌上。因为木柴“噼啪”燃烧的声音很响，外婆总是把收音机的声音调得很大，就这样我还是不满意，进屋就蹲在收音机前一动不动，唯恐落下哪个精彩片段。那时，外婆打趣我说：“哪有听书这么入迷的？不如把收音机挂在你耳朵上，这样走到哪里都不耽误听……”

想想看，那时候能用收音机听听评书，已经算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少有的娱乐方式之一，哪还有其他奢望。如今的孩子就幸福了，就拿我的女儿来说，从小我就给她买了大量故事书，每周还会带她去图书馆，至于她的智能手表，就等于是一个“移动图书馆”，又能听，又能看，各类故事都能找得到。外婆了解智能手表的功能后，悠悠说着：“现在的孩子真享福啊！对了，以前咱们从收音机里听过的那些评书，现在还能听到吗？”哦，原来外婆的评书瘾被勾起来了。

几天后，我给外婆买了一部智能手机，里面下载了听书软件，特别收藏了她以前最喜欢听的《岳飞传》《三国演义》等评书。外婆戴上老花镜，按照我的演示，一遍又一遍学习、尝试，花费了大半天的时间，她终于学会了使用听书软件。当刘兰芳的评书从手机里播放出来，外婆的眼睛亮了，“没错，还是那个味儿！”这时，邻居家的小孩来找女儿玩，她们说说笑笑闹个不停，外婆急忙把手机举起来，贴近自己的耳朵仔细听。你瞧，我们家又多了一个把书挂在耳朵上的人。



走，卖了瓶子买糖去

□黄彬倩

在幼儿园门口接到儿子，他一脸神秘地将我拉到角落，示意我俯身。他凑到我耳边，一脸兴奋地说给我带了一个秘密宝物。为了不扫他的兴，我假装十分吃惊，毕竟这样的桥段几乎每天都在上演。他眼中的宝贝无非是女孩凉鞋上掉落下来的亮片，或是发夹上不慎掉落的小珠子，这些闪着光泽的小玩意儿，在儿子的眼中都属于价值不菲的宝石。所以，对于他这次透露的所谓的宝物，我并没有放在心上。

儿子将手提袋揭开一个角，只允许我瞄一眼，似乎口子再大些，里面的宝物都会从袋子里飞出来。然而，我并没有看到能够让我惊艳的神秘宝物，而是看到了一个空的牛奶瓶，正是我早上让他带到幼儿园喝的瓶装牛奶。上了车，他大方地向我展示这个宝物，“妈妈，这个瓶子我特地没有丢，我要把它带回家，这样可以卖了买棒棒糖。”听他这么一说，我们心照不宣地相视而笑。

往后的日子里，儿子的袋子里永远都会装一个空瓶子。对于他而言，塑料瓶子意味着甜甜的棒棒糖。儿子的这一举动让我想起我的小时候。

我小时候，总是看到奶奶将纸箱和塑料瓶收集起来，分类存放好。起初，因为不大的院子被这些杂乱的东西占据，失去了撒欢地界的我一度抱有怨言，而且到了夏天，一些瓶子里散发的气味更是让我厌恶至极。可在一个午后，我的态度发生了改变。奶奶用三轮车将它们送往一个秘密基地，回来时，手里提着一大袋花花绿绿的糖果。我从奶奶手里接过那袋子糖，做了平时只能存在梦想之中的事情，袋子里不同颜色的糖果一股脑儿被我塞到了嘴里，那一刻的满足不言而喻。从此，我不再厌恶那些杂物，甚至心甘情愿地让出小院的空地，那些奇怪的气味也似乎变得不令人反感了。上学时，我还会收集同学们丢弃的空瓶子，放在书包里带回家。当我将满满一书包的瓶子交给奶奶时，她总是笑着告诉我：

“走！卖了瓶子买糖去！”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糖的魅力于我而言早已褪去，可是，将可回收的物品收集起来卖废品的习惯却保留了下来。我至今不能忘记，朋友坐我顺风车时看到我后备箱装满废纸箱时的惊愕表情。

成家后，我把废品堆放在储藏室，攒多了就让人上门回收。有一次，我带着儿子一起去卖废品，当他亲眼见证一个个空瓶子和一捆捆废纸变成了具象化的价值，一脸不可置信。拿到钱后，我拉起儿子的小手说：“走！卖了瓶子买糖去！”

我想，就是从那次起，儿子也有了收集废品换糖的计划。于是，我在储藏室里开辟出一块区域给儿子做“仓库”。每隔一段时间，儿子会获得一笔小小的财富，也许是体会到收集瓶子的不易，他不再像以前那样随心所欲花钱，甚至学会了攒钱。

寻常的一个周末，我和儿子

从菜市场走出来，他拉着我在一家小卖部门口停下来，从兜里摸出几张纸币，一脸骄傲地说：“妈妈，这是我卖瓶子的钱，我攒了好久，走，我带你买糖去！”

那一刻，我觉得无比幸福，耳畔回响着那句“走，卖了瓶子买糖去！”

